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9/11
6 Januar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9年1月6日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转递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托·塞尤姆·梅斯芬 1999年1月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为外交界人士举行的简报会上就厄立特里亚的侵略及该国拒绝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和平建议等问题发表的谈话(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杜里·穆罕默德(签名)

附 件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阿托·塞尤姆·梅斯芬
1999 年 1 月 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为外交界人士举行的简报会上
就厄立特里亚的侵略及该国拒绝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
和平建议等问题发表的谈话

自从厄立特里亚侵略埃塞俄比亚、强占埃塞俄比亚领土,至今已近 8 个月。

厄立特里亚可以说犯下了两种罪行。第一项罪行是厄立特里亚 1998 年 5 月 12 日完全出人意料地入侵和占领我国领土,干下种种暴行,从对平民百姓狂轰滥炸到把我几十万同胞赶出埃塞俄比亚被占领领土。

厄立特里亚当局所犯的第二项罪行是蔑视建立和平的努力,蔑视协助当事双方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企图。此一罪行不比第一种罪行轻,而且同样残忍,因为厄立特里亚当局封闭了所有和平之门,就等于是决定要把一场埃塞俄比亚人民不想打的战争强加给他们,埃塞俄比亚人民一直到七个月前还希望该国终于能够摆脱多年的战争,夺回失去的光阴。

厄立特里亚当局继续犯下这两种罪行。它们继续占领埃塞俄比亚领土、继续侵犯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就是决定继续对我国人民犯罪。另一方面它们仍然拒绝给和平一个机会,这从它们对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近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反应就可以清楚看出。它们的反应一点也不认真,主要是搞宣传,存心混淆是非,把厄立特里亚拒绝和平建议的事实尽量弄得含糊不清。厄立特里亚当局继续扼杀一切和平机会的罪行是十分明显的,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不会看不出来。

厄立特里亚当局强加给我们的这场危机,现在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努力已明显地因为厄立特里亚的冥顽不灵而陷入僵局——这已非第一次了。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是,整个危机中厄立特里亚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终如一的:拒绝所有和平建议,力图破坏和平努力,不是企图抹黑整个调解活动,就是企图抹黑为

建立和平奔走的个人。

厄立特里亚拒绝的第一个和平建议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卢旺达提出的——这一点现在已是人所共知。厄立特里亚原先愿意接受美卢两国的调解,后来却拒绝接受两国调解的结果,而表示宁愿让非统组织来调解。但是,1998年6月10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呼吁当事双方接受美国和卢旺达的建议,厄立特里亚却再次拒绝,坚称它只愿意接受由非统组织发起、并由原先为确保非统组织首脑会议6月10日的决议得到执行而设立的高级别代表团去推行的新进程。

厄立特里亚的确得偿所愿,非统组织高级别代表团不得不从头开始工作,设立大使级和部长级的委员会,调查这场危机的起因,和调查是否有侵略行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厄立特里亚当局无耻地谎言被占领的埃塞俄比亚领土是厄立特里亚的领土,并且一直由厄立特里亚管治。

我们知道非统组织的调查会有什么结果,厄立特里亚当局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阻止大使级委员会调查贝德麻(Badme)在1998年5月12日厄立特里亚部队入侵之前是由谁管治的。尽管厄立特里亚坚持要改变这个大使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非统组织不为所动。所有这些情况都白纸黑字写在高级别代表团给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中央机关的报告中。

大使级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清楚明确,毫不含糊地证明了厄立特里亚的侵略。1998年8月1日和2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高级别代表团向双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经过各个级别尽心竭力、深入细致的工作之后,高级别代表团终于在1998年11月7日和8日首脑级会议上向双方提出了非统组织的和平计划。

由总理率领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在一些问题获得澄清之后当场暂时接受这个建议,并在三日后通知高级别代表团主席埃塞俄比亚正式确定接受该建议。

另一方面,厄立特里亚甚至不愿承认非统组织的确已提出一项和平建议。它继续将非统组织的和平建议称作“说帖”,直到1998年12月17日至18日召开非统

组织解决冲突中央机关首脑会议为止,因为当时预计高级别代表团会向首脑会议提出报告。

我故意避免谈及厄立特里亚企图破坏高级别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工作和信誉,就象它过去试图损害非统组织秘书长的信誉一样。

但是,极有必要谈一谈厄立特里亚当局在中央机关瓦加杜古首脑会议召开前不久和会议期间企图做些什么,自首脑会议以来又做了些什么。在这方面,最能说明厄立特里亚当局不认真对待非统组织的和平努力和轻视非统组织的,莫过于 1998 年 12 月 12 日它们以校长对学生训话的口气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强调,它们对和平建议的反应取决于非统组织对这些大约 32 个问题的答复,而其中多数问题显然是稀奇古怪的。

然后是,1998 年 12 月 15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写信给高级别代表团主席,这位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两天后在中央机关首脑会议上发言时重复了此信的内容。其核心内容是,请非统组织修改该组织提出的核心建议,即要求厄立特里亚撤出被占的埃塞俄比亚领土,恢复原状。厄立特里亚的请求实际上等于是一项反建议。可以预料,首脑会议拒绝了这项请求,核可了高级别代表团的和平建议,并要求迅速执行这项计划。情况就是这样。

就非统组织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间调解的努力而言,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非统组织已提出建议,并要求迅速执行。埃塞俄比亚接受了建议。厄立特里亚就象过去谈论“说帖”一样,仍在谈论修改核心问题,那就是撤出埃塞俄比亚领土,恢复埃塞俄比亚的行政管辖。

就厄立特里亚对待和平的态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正让厄立特里亚逃脱谋杀罪责,公开而成功地扼杀和平解决危机的一切外交机会,而这一危机正是它自己制造和强加给埃塞俄比亚的。这样说与实际情况绝不会有太大出入。国际社会会让厄立特里亚当局继续剥夺我国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和平,并嘲弄一切和平努力吗?

我们作为一国政府,信守了对我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我们在危机刚开始时就说,我们将穷尽一切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最优先重视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折不扣地这样做了,并表现出了一切必要的诚意。

但是,时至今日,任何客观的观察家必然都已看清,埃塞俄比亚想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却找不到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法指望埃塞俄比亚再做什么了。现在,球绝对是在厄立特里亚一方。

显然,其他各方也不妨自问,它们是否为和平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是否给厄立特里亚施加了必要的压力,因为厄立特里亚显然是侵略者、是顽固的一方,是不愿给和平以机会的一方。

说厄立特里亚当局不会受压力的影响,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们需要的是,用它们听得懂的语言跟它们说话。如果明确表示,除其他外,它们的口袋也会受到影响,它们就会听,它们一定会听。第一步是必须承认,和颜悦色地对待厄立特里亚和不敢实事求是的做法未能奏效,反而鼓励厄立特里亚当局持续对个人和机构、对在这场危机中为和平作出任何努力的个人和机构冥顽不灵和粗鲁无礼。

我们都记得在这场危机刚发生时对我们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保证。当时说,我们应最大程度地保持克制。还强调,应给非统组织机会扭转侵略,使战争没有必要。我们和非统组织都得到保证,一俟非统组织表态并提出和平建议,各方都会坚决支持非统组织;不论谁是侵略者,都将毫不含糊地被告告诉:侵略不可能、也不会得到好处。非统组织早就毫不含糊地表明谁是侵略者,早就提出和平建议,但上述承诺仍没有兑现。这的确令人失望和惊奇。实际上,厄立特里亚蔑视一切和平努力,现在还在蔑视非洲统一组织,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现在只有那些有能力对厄立特里亚施加有效而有意义的压力并准备这样做的国家和机构,才能决定是否有可能和平解决危机。否则,和平努力可以说已经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履行国际法义务,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兑现已作出的承诺,对厄立特里亚施加可以施加的一切有意义的、有效的压力,以使非统组织的努力取得成功,并给外交一个机会。

因此,我刚才说,我们正处于厄立特里亚侵略造成这场 7 个月危机的关键时刻。埃塞俄比亚期待着国际社会作出反应,否则谁也不应幻想厄立特里亚会作出积极反应。

- - - - -